

濱線鐵路

那年她自澎湖離家隨日本人的汽船前來，繞過了墨綠色的暗礁海域，駛入第一期完工的打狗港，當時哈瑪星剛從一片沼洋填築成仍然足以供魚栽呼吸的濡濕新生地不久，她在入港之際眺望哨船街方向的山巒，能看見雄鎮北門上的五個雉堞，雲霞斑斕相連，像是逆流的虹瀑，她的印象那麼深刻，以至於經過這麼多年後，她還以為此處的事物將永遠不變，然而事實上的景緻卻是如此的新了。

「阿婆，這給妳吃。」賣炸粿和蕃薯煎的歐巴桑遞了碗鹹湯圓給她，茼蒿菜綠得扎眼，嘴裡不住地碎碎唸著，「這漁會也是真害，啊不管妳在那裡住那麼久了，厝硬要收回去。」

「這些人吃飯無放屎有，專門做這種無效的代誌。」歐巴桑大聲地喊，故意喊給漁市場上頭漁會鼓山分場辦公室的職員聽，「沒良心啦，啊沒看人幾歲啊，是要怎樣搬厝啦！」她端著鹹湯圓走回漁市場騎樓前的雜什仔攤，蹲在矮凳上。

來了兩個觀光客等著買蕃薯煎。

「我女兒最近也是嚷著要搬去市內，也不知道查某囡仔是哪裡學的，沒幾歲脾氣這麼倔強。」歐巴桑一邊將麵糊淋上煎鍋，一邊嘟囔著，「不要白糖粉，煎赤一點對吧，我問她在苓仔寮的唱片行不是做得好好的嘛，一定要搬去市內做啥，不能通車上班嗎？」

「什麼跟我說透早已經去唱行片辭掉了！頭家娘是她親大姑耶，說辭就辭，叫我是怎麼跟人家道歉！

說什麼同學找她開店，想要一起住外面比較自由。」蕃薯煎發出滋滋的炙熱香味，「最氣人的是啥，妳知道嗎？竟然跟她爸講『我永遠不回來了！』真正是破格嘴，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會難過，想不懂她為什麼非這麼說不可，要是變成真的看怎麼辦！」

「今天真熱！講自由有啥啊？還不是多花錢的，住家裡不用付房租，生活又便利，啊好啦，年輕人愛玩就去玩玩啦。」歐巴桑包好蕃薯煎，眼睛從斗笠和頭巾的縫隙中看人，「吃到苦就會知道要回來了啦！三十元，謝謝。」

一會兒她聽見擴音器淒厲放送吆喝大家集合的聲音，她自市場的騎樓斜斜地望進去，第一船渠碼頭邊有艘新的近海船正要下水，買菜的太太、觀光客、逃學的小孩、漁市鼓山分場的行政職員和碼頭工人像是發現了新鮮事般，興滋滋地擠過去。真是難得啊：她想，哈瑪星這邊已經好幾年沒有新的漁船下水了，自從高雄第二港口開通，前鎮港出入更方便之後，不管是鮪釣、鮪繩釣或魷魚釣的遠洋漁船都轉到前鎮港停泊，七十幾年時漁會也移到那邊去，連近海船和五噸以下的動力筏也不來哈瑪星了，只有沿海收網太晚錯過開市的船，才會勉為其難地上這裡的碼頭賣現撈仔漁貨。那是艘白底紅邊的明亮拖網船，寬而銳利的船首高高地突上碼頭，船側「合順滿」三個紅字鮮明得快掉下來。看來有點煩躁的船東和海腳們站在船上，在他們背後的天空中，繫於主桅桿的纜繩隨風猛力震動，親朋好友送來祝求捕獲大漁的七彩祈福旗幟以及細碎流蘇，襯著翠綠色的天狗岩啪啦啪啦地翻飛。時辰剛好，道士在船艙裡安好了神位，令牌令旗插在艙口，奉祀船頭水仙門的供品也備好了，當附近人潮聚集的差不多，船東大聲地喊了幾句「大金持，船滿漁。」一類的順口溜，便開始和海腳從船上又遠又近地扔出糖果餅干、錢幣和麻糬，船下一些熟門道的人早就拿了傘，張開一朵朵倒放的傘花盡情地接著。

過了十二點半，她開始把雜什仔收回兩個黑色塑膠簍子裡，「今天擺這樣就好了嗎？」歐巴桑幫她收了一陣說，「下午不擺了？」

「今天不擺了。」她回答，「回家準備搬厝好了。」

她把兩簍雜什仔拖回八十八巷，一階一階拖上二樓的和式家屋，不合尺寸的木門僅僅是半掩的，門旁長滿了雜草，右方老式的磨石子尿座裡堆放著黑褐色的水甕和破碗盤，對門是間國小孩童也無法轉身的廁所，但白磁的蹲式馬桶非常清潔乾燥。她推開稍寬的縫隙，屋內大半是暗的，唯有從窗戶報紙的破洞中透入灰暗的塵光來，微微映出滿地雜什仔的零碎形影，她的手在門邊摸了一會兒，切開窗框上方垂掛著的一盞日光燈，白光乍現，屋內霉臭異味霎時鮮明起來。對角是一把倒扣在廚櫃上的扶手椅子，藉著灰暗的塵光與日光燈的白光交織，她緩緩地將簍子拖進堆滿雜什仔的門廊裡，扁柏地板的夾縫間發出如黃鶯鳴叫般的細緻磨擦氣音，與當年會社員請工人新換時一樣清晰，會社員對她說，這樣的地板施工法就叫做「鶯聲貼」用來警示太過沉重急促的腳步，以免擾了他人的清靜。她在滿是雜什仔的房中移步整理，時不時得踮上腳於拖鞋、黑膠唱片、葫蘆、國台老歌錄音帶、仿象牙筷子、木屐、Zippo 越戰打火機、收音機、氣泡袋網格袋、BP 編織袋牛皮紙袋麵粉袋肥料袋淋膜袋化工袋、油漆刷、塑膠蒼蠅拍、帆布、一疊疊的珊瑚絨舒美絨膠布真皮絨、二手書電視週刊時報週刊報紙、黃銅佛像、竹耙子、皮卡丘玩具空氣手槍、超人力霸王漫畫、垃圾袋、絲瓜絡、保溫杯保溫鍋冰桶水壺調味盒、小南瓜飾品、乾燥花、塑膠花、水管電導管彎管節管過牆管、套筒六角板手接桿滑桿、Bt 套筒、竹蓆、馬桶刷、吉利果、玻璃杯、菜瓜布、毛巾架、刨床、十二吋電視賓士車型的錄影帶回帶機吹風機大同電扇、招財貓木雕、金紙盆、一大袋邦提圈橡皮筋、好幾套大同瓷碗花瓶檀香爐香精爐茶壺交趾陶、口紅殼彩粧粉盒眼影盒、貝殼裝

飾的民藝品木刻小船、船用齒輪、液壓起重機、插座、望遠鏡眼鏡手錶煙斗皮帶扣、鐵絲衣架、桂花乾牛肉乾西洋蓼辣椒醬普洱茶餅、三槍牌內衣 Hader 襪子、香爐、一串紅土花盆、櫥櫃、三腳板凳、天地絞狗繩鐵鉤指甲剪菜刀刮鬍刀螺絲鎖水龍頭哨子彈簧電鍍管夾鋼絲型管夾蜘蛛爪、髮夾手機吊飾、電捲棒手電筒電話按摩器、門把和鑰匙圈等等所形成的陰暗的角落或明亮的角落之間閃躲游走。

她拉開報紙重覆黏糊的窗戶透氣，往下望那鏽蝕滋漫的碼頭上散落一地的纜繩、防鼠盾、糾結藻苔的破爛漁網和延繩，集漁燈堆成一座隱隱透光的小丘與暗紅色的浮筒緊靠著。旁邊的廊腳停了輛載來嶄新木箱的小發財，幾個人蹲著打理網具，收整了就一箱箱地堆好在通廊裡，淡綠色的繩頭露在木箱外頭，成了一個個順手的抽屜。再遠處，第二船渠頭端孤伶伶地泊著一艘船體斑褐的蝦仔拖船，像是一樁流程跑太久，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失去效力的廢棄文件，兩個包著臉巾的婦人正在船邊剝蝦殼，二三十年前海大蝦好價「三尾一台斤」外銷的時候，她也曾剝了好長的一段日子，那時，許多女人都相信自己一生會剝上一百萬隻以上的海大蝦，然後便能實現一切的願望。就像是唸經招佛珠一樣。船渠的一角有個小孩子正拿著罟仔在撻魚栽，以前這個時節多的是虱目魚栽，她勤快點櫓，還能賺上幾角的零花，現在恐怕只剩些沒人想吃的雜魚仔罷了。記憶如每年的頭遍湧那般確實與週期反覆，綿延遼闊的思慮潮道至水流隔時摺流而前，腦裡算了算日子，她回頭看著這間住了將近一輩子的日式家屋，之前是打狗整地株地會社的員工宿舍，她上了打狗碼頭，在火車頭和港口流浪了幾天，一位東京事務所派來的會社員領她回來這裡打掃煮飯、幫他穿鞋子襪子、清理壁龕與爐坑，給她一個門廊邊榻榻米大的角落睡覺。她那麼地高興，從來沒睡過這麼舒服的房子，屋脊又高又輕巧，風與光的腳步都不忍太過沉重，於樑椽椽樑之間遊走，並透過紙糊的拉門與隔扇傾訴喃喃顫動的細語，連灰塵也寂靜地棲身於不起眼的地方，非常害羞，不敢

居住在弧度漂亮的彎角。

假日的午后，會社員便在靠窗的通道擺上一組茶几與幾把靠背椅，他風度翩然地鬆開襯衫領口和背心的排扣，捲起袖子夾妥，一派西式紳士的派頭與準時來訪的同事抽石楠木煙斗閱讀精裝的小說。她多麼喜歡他們的樣子，比起碼頭上那些來自鹿兒島、宮崎和四國，動輒打罵呼嚎的粗魯海員，他們多麼優雅，她為他們準備好威士忌酒食後，總是安靜地伏在隔間拉門的一側，聽他們說話看他們的影子在紙壁上晃動，聽他們喝完酒在屋外的磨石子尿座嘩啦啦地大聲灑尿。她長而柔亮的髮絲寂寂地散落，小而柔軟的乳房緊壓著榻榻米，她能感覺到台基下方流動的水風嗡嗡作響，彷彿是只有她知道的秘密伏流，吸付她青春的心思於屋內四處流走。在那樣的時刻，她覺得往後的一切都可以放棄掉，任由當下的想法如地底伏流般寬廣地流動，她並不知道接下來的人生有何目的，即使知道，其實也無路可去。此刻的幸福是某種見不得光卻得摒息痴守的鐘乳石，模樣好看卻毫無生息，但她寧願虛意地在其周圍浸繞不去，只是再無認真的情感，也多少將留下痛冽的蝕刻痕跡。有時她的臉嘴和漂亮的瀏海會揉著榻榻米大規模地流浪，那輕巧欲飛的屋子轉瞬成了沉重坍塌的黑黯懸崖，她無法傾望至底部。

她坐在三腳凳上休息，三腳凳旁櫥櫃上頭的牆壁，有張發黃的黑白照片，大約明信片大小，檜木的相框，裡頭是一個男人穿著白襯衫吊帶西裝褲，袖子捲至手臂的一半用袖扣扣住，嘴上咬著根直挺的煙斗，空氣裡飄灑著雪花，會社員站在一片木編的矮籬前，露出一絲絲緊張傷神的表情，她很喜愛這張照片，會社員自己則覺得很有和洋混合的詩人情調。拍攝的地方是會社員的鄉下老家，他在和式家屋的窗邊摟著未曾看過雪的她說，每年大雪降下的前夕，那兒的風中便會迴返一群草葦孢子，落到矮籬後方的園子，接著大雪就像她的睡眠一樣柔軟地覆蓋住孢子，直到隔年來春，孢子才會從腐土裡長出白色黑點的葦傘。

那兒的每戶人家，都懂得養蠶摘繭繅絲，依照傳統的舊曆習俗，在過年前織好給孩子們的新絲衣，象徵該年的寒冬即將來臨。不遠有處山谷，山谷內小溪完全結冰前，正是山葵清涼爽口的好時節，清晨走兩個小時去採了，晚上磨好半碟當作唸俳句與喝燒酎的下酒菜，並且特別適合讀遠鄉友人的來信。

「可是雪到底是什麼樣子呢？」她問。

他說，在他們那個村子裡，雪非常的遙遠而廣，像是綿綿不盡的誦經聲自天際線篩落，人則是一日磨過一日的默獸，大雪降下時，就挨挨地仰首祈求赦免他們所有的痛苦，如同相信前夜深陷於雪地痕跡的痛苦，一覺醒來即為新雪所撫平。

照片下方的櫥櫃上丟滿了雜亂散置的信，信封大都沾染了黃漬與灰塵，字跡像是不幸破相般的歪七扭八，有的還是撕碎了拼黏起來的，但是並沒有任何一封信是寄給她的，有寫上收信地址的，地點多半是哈瑪星一帶。這些是她多年收集來的幸運信，她隨手抽出一封，內容寫著：「李台生，恭喜你收到這封信，這是代天宮妙善堂的南天衡聖帝所降下的醒世妙文，已經在這個世界流通輪迴數百遍，能收到這封信，表示你過去三生都有做善事，今世有資格享受凡人的榮華富貴，但是既然是這樣，更要遵行南天衡聖帝的訓示，才不會到頭來家破財散一切成空。諸生要記得。」接著是一段善文：「當今繁華世景甚是迷人，若一不慎，則易踏入罪惡之深淵，不能自拔。然若能自覺，知足常樂，豈不美好。但世人因受世情物慾之影響，有貪、嗔、痴等毒念縈迴於腦際而失修，若能捨棄一切欲念，看淡名利，遵循古道而行，則社會祥和矣。善道，在於能發善心，更該了悟一切，法由心生，法由心滅。所謂心為根，靈為法，故必須心靈合一，堅持不退之定心，方可生定慧，自可超脫一生，免再墜落六道輪迴之中，更可蔭後代子孫也。俗云：『佛渡有緣人』。沒福緣者任憑大羅天仙也難渡也。此信應抄錄二十份寄給朋友親戚，以

助南天衡聖帝渡化靡靡眾生。有寄必得神明保佑，也能讓朋友親戚共享富貴，心想事成，不遵行者難逃與狗貓同食、妻離子散、屍骨曝街的慘況。諸生要記得。」最後附了幾則沒有抄錄寄送，導致家破人亡的實例，也有幾則是照著做而得到好報的例子。

她喜歡讀幸運信，偶然在街旁的垃圾筒與子母垃圾車搜尋罐瓶廢紙時，她發現了第一封幸運信，她有時會去鸞堂聽講道拿善書，心裡想這多天壽啊，神佛降下來的東西還是不要亂丟比較好吧。但是從來不會有人寄幸運信給她，她想畢竟是幸運的關係，別人抄好了也不可以亂寄，不然也會招來不幸，只能寄給親人或好朋友那些真的想讓他幸運的人，所以當然不會有人寄給她。如果從「哇真幸運，我居然收到幸運信了！到底要跟誰來分享幸運呢？因為能寄的數量實在有限，我得好好考慮。」的角度來想，幸運信還能用來反省自己的人際關係，知道自己內心真正在乎的是誰。她沉靜地重讀幸運信，其實她最喜歡讀的是信後所附的因果報應實例，像是窺視了別人的喜悲人生知天知地。起先，她感到疑惑，這些實例多半發生於鼓山、哈瑪星、哨船頭和旗后一帶，但卻常常錯置了地名或是出現全不相干的真實人物，這是怎麼回事呢？這不是神聖靈驗的幸運信嗎？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錯誤？她一度認為這不是神明的錯，而僅是抄錄的人隨便亂寫的結果，後來她全心喜歡上了讀這些，同時她也明白了：這個真實的世界從來就不曾正確過，即使是依靠扶鸞附身也無法更正。

花了約兩個小時的時間，她整理好滿滿一輛嬰兒車的雜什仔，外頭包上一件黑油油的雨衣，一階一階地拖下樓梯，漁會為她找到的搬遷房子在濱線鐵路支線的深處，是個僅聽過模糊地址，但她未曾去過的地方。她謹慎地推著嬰兒車走八十八巷右轉延平街，到底時左轉濱海一路走上一段，再右彎前往文龍宮的一條小路接上濱線鐵路，這條過去高雄漁業組合以黑台仔車運送哈瑪星漁貨至中北部的鐵道，如今已經

荒廢，兩旁掩蓋著低垂濃密的枝葉，鐵軌上堆積雜物與淡藍色的帆布，轉徹器上剝落的白漆、模糊的編號，當年自車上掉落的大量魚鮮滋養了肥沃的土壤，蔓生糾纏的草藤仍發散著強烈的魚腥味，連野貓都搞不清楚是輩是素地亂咬一氣。

起初，她沿著一段還算清晰完整的濱線鐵路走了一小陣子，但是沒多久濱線鐵路便開始被散佈的各類人工建物、鐵道號誌器、火車車廂與樹林岩石給割裂成一區區荒壤日闕、政令難周、星野月蠻的渾沌碎塊。左邊是一處台泥礦區站，四周圍了高高低低的竹籬笆，車站本身也是竹子與木頭，加上一點水泥混合作成的，臨著鐵道的水泥工廠煙囪、廠房、宿舍、鐵架都塗上了鮮豔醒目的顏色，還有各式各樣的化工名稱和廣告標語，以及一座將草皮或七里香裁剪成公司標誌的小花園，高雄地政事務所的土地測量隊已在那裡的工寮住了一年，調查整座山及周邊的土地籍資料，一個月有幾次家屬會面，一群小的跟兔子一樣的孩子會到這裏來看他們的爸爸，一家人在滿是水泥灰的路上散散步，聊聊天，小孩會把畫板和彩色筆帶來，畫些色調不合的工廠風景給他看，到處都灰濛濛的，空氣可想而知非常壞，害得全家人都得了過敏性鼻炎。礦區的後面是壽山國中的教職員宿舍，她記起幸運信裡有則例子：一位就住在這兒的數學老師姓高，在幾年前的除夕夜當天收到了一封幸運信，他一看到便將信撕得粉碎，還特別走到隔兩條街遠的寄信給他的學生家裡，一個賣汽水糖果餅干的雜貨店，在媽媽面前把孩子罵了一頓，當天晚上，原本患了輕微感冒的他喝了無效的糖漿之後，居然轉為嚴重的咳嗽，結果一口痰從肺裡上來卡住氣管便死了。

她忽然覺得有些累了，她本該午睡的，便在一個大型水泥涵管前停下，從嬰兒車裡抽了匹防水布鋪在涵管裡，人爬進去，盡力蜷縮自己適合防水布的大小，她闔上眼，哈瑪星四周遠近的家屋燈光也隨著美軍

飛機來襲的防空警報——熄滅，那年初以來，美軍飛機每日都來轟炸，用高爆炸彈毀滅了高雄火車站、市役所和郵便局。妻子在京都開設花藝道場的會社員在窗邊抱她，他讚美她穿著白襪的腳掌是那麼柔滑，幾乎使千山的鶯聲絕跡，她的臉頰紅得跟櫻瓣似的，但憂鬱卻如空氣在屋內流走，也流過髮梳篩落的間隙，她甚至跟民防組的人學會了聽聲辨認飛機的型號：這次有 P38、P24、B29 三款轟炸機。還有 P51 野馬式戰鬥機，她朝窗外晴空望去，雲的表面連接著一格一格的黑瓦屋頂，直到海外延展的水際線，她聽見了尖銳刺耳的空襲警報，她多希望這不過是興奮的耳鳴，但下一瞬間美軍飛機的引擎聲已近得可以隨手敲落。

會社員鬆開她，衝出屋子趕回會社報到，她看見整座港口沐浴在一片燒夷彈的火海之中，但其實那裡老早就被炸成塞滿沉艦的死港，數月累積的屍體壓垮了高雄水產加工株式會社專用的木柴碼頭，高壓力的黏稠火焰持續燒化了新濱碼頭，再次燒越已被救平的高雄火車站，只留下了南號誌樓，燒越山形屋、一丁目的銀行區、山下商行、福田洋服店、文明堂印舖、右田病院、渡邊商行，一路往湊町市場燒過去，會社員鬆開她之後，她的身體攤在窗邊無法動彈，幾條街外大火激漲，一間間房子如玉米爆開瓦片木樑飛散，將一整排的電桿掃上天空，海雁像是彼此呼喚相約似地，自東方斜行掠過低矮的屋簷，紛紛於打狗灣內的沙洲降下，啄食細長的錢筒仔魚和如銀元的狗坑仔。

很快的高熱四面逼近，連她居住此屋脊頭上的懸魚與鳴尾也開始為之顫慄，但她攤在窗邊無法動彈，臉紅得跟櫻瓣似的，汗水泡濕了底褲，街上的民防組員拼命地轉動警笛，穿著左胸繡上各自姓名的國民服的人們，像忍受突來的西北雨一樣地忍受著 P51 機槍彈的潑灑，一隊隊嚴守秩序寡言地向防空洞跑去，她略略吃了一驚，她看見她每日插花奉祀的大神也張開了大袍，從濱線鐵路的幽靜小徑轉來，假裝散步

似地尾隨隊伍行進。那些自高雄水產加工株式會社專用的木柴碼頭跌落回海上的屍體，部份浮游至大汕頭沙洲登岸，往後則運到旗后烏松公墓地火化埋葬，每一件雜什仔都得帶走，她拾起幾個紅土花盆，用塑膠繩串好綑緊，會社員鬆開她，她的身體攤在窗邊無法動彈。穿著左胸繡上個自姓名的國民服的人們在太小的防空洞內按姓名筆劃緊緊地依靠著，呼吸像被髮梳篩落過的淡薄空氣，她想等他回來還能再抱她，她想弄出點啾啾唧唧的鶯聲氣氣他，直到一千公斤的高爆彈將防空洞炸成半徑十公尺方圓，五公尺深的大洞，是不是有好好排隊也變得不重要了。

一度她困惑自己位於時間的哪個向度，她從不覺得未來有多少可以期待，過去縱使遺忘也無關緊要，這大概是美軍飛機大轟炸發揮了效果，B25編隊從北斗星而下，俯視銀光燦爛的高雄川流域，飛越壽山頂峰的高射砲乘風勢轉向落彈至濱線鐵路，燒夷彈剎那間將一般人遵守的普通時間給燒熔成無法復原的灼熱漿汁，高爆彈則深入委身於陳年事物之中的老派時間，把他們連同黑瓦古樹人情一同摧毀埋葬，所以對她來說如今時間僅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或幾行無奈的墓誌銘。她聽見轟炸機群遠離飛去的聲音，從涵管的另一端爬出來，眼前遮擋著一堵兩公尺高八公尺寬的灰牆，她朝左走瞥見牆後是一片似乎是尚未探勘的新鮮荒野，在遍地的鴉叫聲中，她看見一群耐不住性子的移民正無畏地焚燒一切可見的木林草石，準備建造新式防震的SRC鋼筋水泥大樓，並配上如透明花房一般的帷幕玻璃，小盹之間便將發生的未來並不明確，只是牆後鎮日火光高漲，烈焰炙人，令她不敢逼視，她心中升起不安感，便試著往右邊走去。

牆在右邊的盡頭向前轉彎並繼續延展下去，與對側的橄欖林形成了一條石砌階梯的寧靜巷道，沐浴在帶點海洋藍色的透明陽光之中，但她看不清楚巷道的底有些什麼？她曾經聽來往的鐵道員說過，通往高雄

港的濱線鐵路支線上有一棟美麗的兩層樓空房子，她忘了確實的地點。

「啊！是啊，是有這麼一棟厝，以前可能是合成美油行紳士洪登標的別莊，不過，地點在哪一時想不起來咧！」那空房子位於一條石砌階梯的寧靜巷道的底，二樓有扇白色的百葉窗，然後有一群貓盤踞在窗台上，用石頭丟也不走。

「對呀，這麼說沒錯，貓不知道為什麼總喜歡賴在窗台上。」

一樓也有一扇對開的白色木窗，窗下有張長形的藍板凳，「這麼說就想起來了，板凳邊總是擺了個矮矮的黑土陶壺，四月時裡面都會釀泡附近摘採的桑椹做酒。」

她的視線自房子的一角越過，海面與天空交界之處如此湛藍晴朗，墨綠色的郵船準時出現在水平線上，像是慢動作似的一吋一吋抵達港口，她幾乎能聞見廚房內傳來橄欖烘蛋的香味。

「別莊那邊的風景真美啊，聽說古早時代從日本來的蒸汽帆船都會靠那邊停，一片片風帆桅纜相接，隨風溫柔的飄送。」老鐵道員說，「有的愛上日本船員的哈瑪星姑娘，每天都會去那邊等船進港，人家形容她們的思念實在有夠慧，親像是落在遙遠大海上頭的雷雨，一世人啊沒人知影。」

壽山旅館老闆的女兒李梅玉便是在這裡目送報關行的少東馬世明去菲律賓當軍伕，這對恩愛的小情侶不難預料日益擴大的戰爭將拆散他們，但就在馬世明離開的那天，心情沮喪的李梅玉痛恨地揉掉了一封她以為是惡運通報的幸運信，隔月便傳來馬世明陣亡的消息，防衛團送來一束他的頭髮，李梅玉瘋了，鎮日在這裡徘徊不去面對高雄港喃喃自語，頭髮亂得像雜草且生滿了虱子，後來給父母送進了壽山千光寺，算是有了穩固的後半輩子，這是因為父母平常有積陰德蔭子孫的關係。她在這兒停了一些時間，想起終戰後會社員搭船返回日本時，她並沒能送他，假如她知道遣返船期的話，也許也會在此佇留。

但並非所有的哈瑪星姑娘都像李梅玉這麼傻，這些註定要與漂泊水手戀愛的姑娘，最終會選擇花錢依賴哈瑪星雜什仔郎的昂貴奇想靈感過下去。她曾去過這些雜什仔郎舉辦的市集，他們坐船從廈門來在旗后港上岸投宿旅店，再搭渡船來哨船頭，他們背上的貨架裡總裝著人們所能想像的更多東西，有鍋碗盤碟也有胭脂水粉，憑著這些東西，他們可以為哈瑪星姑娘湊出一個她們需要的理想伴侶。她知道這純粹是一種暫定的空虛印象，但無論在哪個時代，誰都需要這樣的印象不斷地重現吧？雜什仔郎們耐心地傾聽她訴說會社員的個性、喜好與細微的心情，於是第一個雜什仔郎給了她會社員慣用的髮油，以及一套猜想他必然愛穿的灰色條紋英式內衣褲，接著另一個雜什仔郎挑了一件潔白直挺的襯衫、一條藏藍色的英國毛料西裝褲、一對鑲了綠水晶的鉤扣和一雙正統的小牛皮鞋，一個雜什仔郎則賣她機械錶與一條蘇格蘭格紋的領帶。他愛吃的天婦羅差不多快炸好了，然而等待的同時，有人勸她將買了的威士忌換成紅酒，並叫她替會社員玩了一次猜甘蔗節，有點不懷好意地偷偷改變了他不苟言笑的模樣。

「這樣便差不多是他的全部了吧？」她想只要能買齊有關男人的一切，那又何必花費日夜期盼他們出現的心力呢？

然而，這些年來她幾幾乎未曾想起他了，或許有什麼片刻曾經記憶起，不過她總是忙於日常安逸的生活，對於他的事便不曾放在心上。但就是有那樣憶起的時刻，使得遙遠的會社員忽然有了片羽閃光的感應：「我是否忘記了件什麼事呢？」

在幽靜典雅的巷弄裡悠悠閒晃的午后，他好像記起了一件緊急的小事？他停下腳步，瞧著桔梗花的花苞，緩緩地運轉腦子：沐浴在這慢條斯理的田園風之中，哪有什麼事情可著急的呢？直到繞出小路，他望見無際晴空之下，沿著粼粼波光，綿延一色墨綠巒脊，滑向遠方的東京海灣：

「我記得曾經有那樣的一個女人啊！」他忽然記起。一經過五十年之後，她不知道如何了？」但他從不願意再深入地去想那個時代的事情。妻是有人無意間提起那段歷史。周遭的親友必然會露出一別算上我一份一的神情，但那是個眾人皆著癮的時代，貪嗜與好奇的欲望如伏埋於深淵的餓鬼。這原本可以是一則抒情而富含浪漫情懷的異域傳說：飄洋過海前來島上的會社員們寄居在新生的哈瑪星海埔地裡，默默地將限時限量的愛情癮頭餵給不懼人情風雨的女人。但到了最後，無論是東京來的、四國來的或是九州來的會社員都離開了，隨著建立的太迅速太龐大，混雜太多種族的日本帝國，無可遏抑地崩解下去。令人哀傷的，這卻是會社員與她唯一共有的喜好記憶，其它則是流動不止的空虛印象。

寧靜巷道的底左轉，也就是穿越新鮮的荒野直走，可以看見榮富當舖的舊址。開當舖的常乘人貧窮急用，借機盤剝重利，最會為富不仁，可是以前的榮富當舖是好人好事的代表。榮富當舖的老闆陳立性情正直，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較遠，對於老年貧人，常破例免息，給人行方便，還勤寫幸運信寄送，所以當舖營業興隆，成為哈瑪星難得不是因為漁業致富的有錢人。有一年，鳳山的平埔蕃仔沿路出草到這邊來，很多有錢人都被劫掠殆盡，獨獨榮富當舖沒有蕃仔上門，日本官府本來還以為當舖跟著蕃仔有勾結，才沒有被搶，後來捉到蕃仔才知道，原來有幾次蕃仔要去搶榮富當舖，都看到屋上有無數身披金光盔甲的神像，因此不敢進門打劫，後來日本官府還頒贈給陳立一塊匾額，獎勵當舖平日的善行。當舖舊址左側則是一處繁花盛開的公共庭園，裡頭仍殘留矗立著幾根愛奧尼亞式的希臘柱子，園內長滿來自各處異地的花朵，彼此以複雜難辨的細碎花語交換海訊，有耐心的比手劃腳也能自得其樂一陣子，沒耐心的，常常一言不合就扁開來，打到連花粉都灑光了，如復古的阿哥哥舞會，賣炸粿和蕃薯煎的歐巴桑的女兒常常散步來這兒，心情輕鬆地仰坐在蒲公英毛毛的種子羽翼上，搖頭晃腦幫一群二百五非洲菊介紹

女朋友，但硬要將非洲菊跟檳榔配成一對對的，實在是太難為她了，不過檳榔們倒是很樂的樣子，其中一棵頭殼比較清醒的說了：「與其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不如跟我離家私奔吧！」

女兒的腦袋裡突然一片空白，那天她說了一我永遠不回來了。」之後，爸爸便抿上嘴不再說話，所以她自以為這就是與家鄉裂絕的最後時刻了，然而很快的她對自己的意志模糊起來，彷彿被清晨大霧籠罩的城市，她不敢想像在那片觸目驚心的白的背後，是多麼空虛的景色，所以她想像自己將在明夜，於一家同志酒吧溫柔傾聽伴侶的細小怨言，耳中甚至會聽見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她喝了長島冰茶，剝了花生殼。

然後，她隨陌生男人前往一家沙發酒吧，在如沙灘慢步潮浪舒緩的電子迷幻樂音中。

「她試著將身體放棄於寬大的軟墊裡。」往後一定有目擊者百分百確定地這麼說。清晨四點兩分，「彷彿千真萬確的時間。」她將踏上人行道，操持高聲洋腔洋調的假面人與她錯身而過，彷彿是海岸電台的頻道遭到噪音紛擾。

海岸電台的位置非常隱密，就藏在緊臨公共庭園外的一間加了鋼板的碉堡裡，外頭則偽裝成園藝工具倉庫的樣子。

「我希望我能幫得上忙。」高雄港的領港人對愛上日本船員的哈瑪星姑娘說，「但是我們與整座海洋失去了聯絡。」

哈瑪星姑娘不明白領港人說的是什麼意思，她們不過是想託他在領船進港後，早早遞封約定相會地點的情書給愛人罷了，難道是按慣例送的紅包太少了嗎？

「只要進了港內，那幾乎是你伸手可及的距離啊！」哈瑪星姑娘發火地質問。

「問題就是進不了港啊！」領港人耐著性子解釋，「昨晚美軍飛機的夜間轟炸摧毀了公共庭園外的海岸電

台，使我們失去了密碼呼號所虛構的導引航線、失去了遠來船隻請求進港的電訊，港內未熄的火煙更遮蔽了旗幟燈號，我們也就失去了連接港口與海洋的脈絡，沒有了這個脈絡，人工港口將無存在的意義，而領港人這個職位便成了一種荒謬，我將不復存在。抱歉，妳們來不及與日本船員參加真實與偽裝的慶典。」

高雄港的一位看門老工友蔡浩男，便住在海岸電台旁一處被歪斜矮牆環繞的三合大雜院，他是前高雄漁會理事長蔡文賓的表弟，蔡浩男五十歲時患了一場大病，已經全身冰冷，一命嗚呼，正當家人悲哀啼哭忙著辦理喪事，忽然蔡浩男呀的一聲，從棺材裏跳起來。

蔡浩男復活以後對人家講死後的經歷說：「我在夢中看到兩個牛頭馬面來，真兇，我只好跟了他們就走，過了鼓波街向西，平白出現一間城隍廟，廟前有一棵大白果樹，四周圍排著許多桌子凳子。忽然聽到廟裡呼喚我的名字，牛頭馬面領我跪在庭下，有一個看來是做官的人說：『此人陽壽已盡，但是二十年前，救活了兩條命，應延壽一紀十二年。』殿上的城隍老爺說：『那麼放他回陽吧！』牛頭馬面把我領到外面，我看不清楚地點是在哪裡，忽然來了一個頭大如石磨的人，猛力把我一推，推到一個大洞裡。我跌了一跤，睜開眼睛，發現睡在棺材中，嚇得跳了出來，出了滿身大汗病就好了。」

蔡浩男後來跟人家說：「當年美軍大轟炸的時候，我逃到中洲仔，看到一個老婦人，帶著一個女孩子，在路旁哭得很悲傷，聽說厝裡的男人都炸死了，我看她們很可憐，戰後就把她們帶回家中收容。後來遇到港務局的一位官員，說是她們的親戚，把她們領去收養有了生路，想不到我竟然這樣積了陰功，能延壽十二年。」死人復活這種事聽來好像很不可思議，但是民國初年山東省聊城縣東南鄉崔家莊有一農夫崔天選就曾死而復活，還被安南瑤州府西南二百里山洋縣人劉建中借屍還魂，這事有梅光羲山東高等法

院院長可以證明，七八年前臺北善導寺的王一鳴居士也曾講起他早年曾死後復活，詳述地府情況歷歷在目。

從寧靜巷的底直走，不遠處的一條與濱線鐵路平行的小河邊，便是這個節日慶典舉行的地方，她知道這個慶典原本並不存在，只是一個日本船員用來引誘哈瑪星姑娘與他們約會的詭計，他們知道她們喜歡蜿蜒親切的小河景色，所以他們向市役所申請訂定了「彎彎小河節」。好不容易通過了這個連日本人都覺得莫名其妙的節日，由旗后遷來湊町的真砂和洋雜貨店還給了筆小小的贊助，船員們也就著手進行慶典活動。他們在河上頭偽裝了一座陳年的日式木頭便橋，將河邊人家的大門一律塗成了紅顏色，並在門口掛上傳統的鯉魚飄。同時請來屋台小吃娛樂到這兒擺攤，甚至用免費的金太郎糖買通了一批學歌舞妓的小孩兒，叫他們在慶典中裝出討人喜愛的模樣。

日本船員甚至為這節日編了一則應景的傳說，據說從前的哈瑪星姑娘保有一些古老美麗的習慣，像是向星星許願這一類的事：當她們對不明躍動的戀情感到恐慌時，便會去跟雜什郎買顆星星回家供奉，一邊許下願望，一邊緊盯光滑的表面是否產生異象。但是雜什仔郎賣的星星多半營養不良，長期跟一堆雜什仔擠在一起心情也不好，要說準確度的話，實在做不得準，頂多只能充當少女們的祈禱遊戲，畢竟還是要天然野生的星星，才有明顯的許願效果吧，所以少數知道這條小河秘密的哈瑪星姑娘，便會在夜半十二時整到這兒來，那時，有些前半夜隨陌生星座繞轉太久而迷途的星星，將自夜空降落到這條小河之內憩息，形成了銀河的地面分部，隨著河水流動緩慢迴旋，哈瑪星姑娘們拿出小小的手持網蹲在岸邊輕聲地捕撈，避免水光波瀾驚嚇了敏感羞怯的星星躲入石縫中，她們也彼此約束一次只撈一顆，可不希望星星們口耳相傳以後不來了，這是難得日常安逸漫遊的片刻，賣炸粿和蕃薯煎的歐巴桑的女兒與喧鬧人

群錯身而過，女兒並不是那種故意要對父母苛薄相向，好像青春期永遠過不完的人，但她無法壓抑越來越寂寞的感覺，那些似乎昨天才見到的同學朋友，幾乎都已經動用了各種的理由，例如跟別人合夥作生意、架網站、開連鎖豆漿店、結婚、出國結婚、唸書、出國唸書、當老師、當股票投顧老師、直銷人員、得血癌死掉等等離開家裏到各處去，居住的範圍從大港埔、新掘江到克里夫蘭與北極。如果哪裡有間專賣「各種離家藉口理由」的大賣場的話，剩下還沒走的人肯定會去瘋狂搶購一番，就像趁著洛杉磯機大暴動，到街上去免費大清倉的夜晚。她的心裡對未來有無限的美好想像，如同盡力尋找屬於自我色彩的光，在名牌服飾裡朗誦新版的詩集，於韻腳錯落的分行底紋抽取麻利的白光，她從電視反覆播放的舊電影的閃爍映像裡，揉出一些安靜的褐光。戀愛結束前的最後一支舞碼，總隱匿著回聲響亮的藍光可以捕捉，而哀傷的開場一定少不了將天幕一刀兩斷的黝光，她也順勢提煉了幾道，偶然，她會在隨意散置的街頭事物上檢到無名的光，這光顏色不定，氣質不明，但用來綑紮打結卻非常好用，她將以這些光來打造心中的嶄新屋子，等待眾多的夢想自遠方發軔，紛紛趕抵此地。

漁會為她安排的新屋子就離三合大雜院不遠，往新濱碼頭的方向走走左轉，緊臨著濱線鐵路一間一樓的平房，原本是日治時代鐵道員宿舍的倉庫，改裝成還算寬敞的住家與小庭院。她將嬰兒車裡的東西倒在客廳裡，席地休息，把昨天在自助餐買的五塊錢白飯和一袋免費的附湯混著吃，附湯裡還剩不少的金針、筍絲和排骨真是太好了。自助餐的老闆娘叫余玲英是外省仔，從高雄市嫁來哈瑪星，讀過師範學院當過老師，年輕時有年冬天被陰卡到，會不時喃喃自語或是夜半夢遠，神智不清，只好辭掉學校的工作，請妙善堂的萬清居士去看說：「除念佛迴向外，別無生機，當速照辦。」余玲英確實有照辦，神智也慢慢清醒，但是後來她對萬清居士說，她在病中有夢到一個男人自稱洪圖對她說：「前生我們都是米商，我

錢賺得比你多，你就謀財殺我命，我因其它惡業入冥界墮在鬼道中受苦，而你轉生人道已二十七八年，這款怨恨太深，就算唸佛號幫我往生超度我也不甘願，一定要破壞你的婚姻，以泄我的憤恨。」後來余玲英的婚姻果然非常不順利，離婚一次，一次丈夫意外身亡，萬清居士憐憫之，於中元節親為洪圖誦經超度，並且寄送內有告鬼文的幸運信，終於請鬼離開她的身邊，余玲英也順利嫁來哈瑪星，同時發願做妙善堂的義工。

此刻是下午五點半，她想現在走回和式家屋，趁天色全暗了之前應該來得及再搬一趟。

她走出門外，覺得舌頭非常的乾燥，齒壁痛到快龜裂開來，面前是一片沿著濱線鐵路生長的高大芒草，隨風搖動彷彿刮花了模糊的天色。整個哈瑪星籠罩在一襲如蟻群躡行的緘默之中，幾乎像是誰要一開口說話，便會被突然出現的某人割裂喉嚨般地嘎然靜止。